

14/2/04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

DS Yao, P'ei-ch'ien
735 T'ung chien lan yao
A2Y36
1761
v.17-18

East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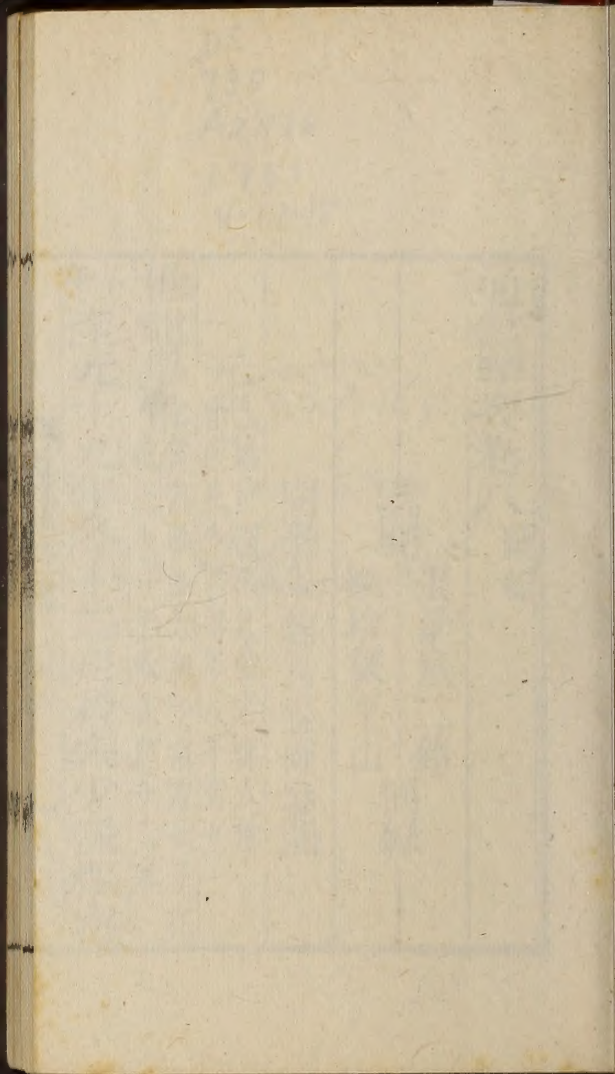
續編

卷八

起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至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通鑑
臨幸
要





DS
735
A2Y36
1761
V.17-18

通鑑肇要卷八

續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朱錦昌畫圍參閱

元紀

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都燕凡十君得年八十有九

世祖皇帝

諱忽必烈太祖子拖雷次子在位三十一年承正統十六年

壬午至元十九年冬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

使信國公文天祥

初天祥在燕丞相博羅詰以古今廢興
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又曰
棄德祚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
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博羅怒曰爾立二
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
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
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
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
可救則天命也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
大臣不可乃囚之留燕三年坐卧一小
樓足不履地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
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

數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主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延祐中諡文靖。

申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詔盧世榮行鈔法

世榮入中書，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曰：「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今收入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乙酉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太子眞金卒

太子仁孝恭儉明於聽斷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盡却之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邪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思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憂懼卒

丙戌 二十三年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

求江南人才

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

秋九月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

錢穀

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又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詔從之旣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許

己丑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枋得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旣而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

卒不可得也終不行福建行省參政魏
天祐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至京
師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
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醫持
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願死汝乃
欲生我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晉
惠公獲於秦以瑕呂飴甥復國程嬰杵
臼存趙孤武楚漢時廝養卒說燕歸趙

臣王武

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十七郡蝗秋八
月朔日食○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時桑哥遣忻都主巨濟等理算天下錢
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
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入奏於
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
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
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
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
歸咎尚書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悞
遂赦天下

民賴稍蘇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以罪免

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
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

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
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
事也徹里乘間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
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
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
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
身者正以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
言則茲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
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
亂朝政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
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
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
屈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
珍寶如內藏之半尋伏誅

二月罷徵理司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夏四月皇孫鐵

木耳卽位于上都時太子真金先卒故立其子鐵木耳

冬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

嘗言功卒

諡忠武

成宗皇帝

諱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乙未元貞元年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

炎致仕

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夏六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晏議發賑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展曰民爲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賑賑貸命亦尋下

癸卯

大德七年春三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以傳信乃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首勒爲一書二十卷名通鑑

前編以授門人許謙當時以爲基之清
介純實似尹和靖楮之高明剛正似謝
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
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至正中賜
諡文安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左丞相阿忽台
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
哈刺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
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通鑑纂要卷一
時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等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

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歸於上都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卽位

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秋

七月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武宗皇帝

諱海山成宗兄順宗答剌麻八剌長子在位五年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

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
陛下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
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
仆者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
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
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
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夏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
世祖留給事內庭帝欲以爲江浙平章

辭曰幸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以大司徒遷授左丞相領太醫院事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三月皇太子卽位

帝在東宮李邦寧知左丞相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帝初居懷州深見吏弊既卽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孟在政府嘗因問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

是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與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

仁宗皇帝

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在位十年

壬子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毋得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

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
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
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
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
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
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
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
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
參理機務哉迨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
除夕改磨倖長奸之弊

癸丑二年夏六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甲寅延祐元年夏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

通鑑纂要卷八
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
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
理俱優者爲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
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
選六人以貢
帝從其議

乙卯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
嚴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
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
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
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丙辰三年冬十月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

旨

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聞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者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

嘽嘽何也復厚賜之

己未六年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守成兢業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至

是復語侍臣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
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
與若等游西山以克終天年群臣皆稱
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
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
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
之業前代虛名何
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七年春正月帝崩三月太子卽位夏四

月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
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進帶是以

利誘朕也。
其還之

英宗皇帝

諱碩德八剌仁宗太子在位四年

壬戌至治二年冬十月以拜住爲右丞相

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
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
未盡畏年少不克屬荷無以報聖恩有
言佛敎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
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
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
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槩圓則水

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嘉之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吳澄爲翰林直學士

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餽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至是以拜住薦之爲翰林學

士

二月勅寫金字藏經

詔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禱田利益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弒帝於南坡

及右丞相拜住

初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襲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旣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文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追奪官爵籍沒其家賞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八月車駕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等及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卧所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九月晉王卽位於龍居河冬十月鐵失也先帖木兒等伏誅

泰定皇帝

諱也孫鐵木兒英宗叔在位五年

甲子泰定元年春三月立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

乙丑二年夏六月革大臣兼領軍務

參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
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
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
庶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

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戊辰

致和元年

文宗皇帝圖帖
睦爾天歷元年

秋七月帝崩

於上都

文宗不爲帝立廟謚
世止稱爲泰定帝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

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

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

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次傳於和世
�瑠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丞相鐵木迭
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太子封
和世琪爲周王出鎮雲南逮泰定帝殂
於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命平
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百司印章及諭
安百姓時燕帖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
議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於衆
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天下大統所在當
迎立之不從者死乃縛平章政事烏伯
都刺等下於獄以和世琪遠在沙漠猝
未能至乃迎和世琪弟懷王圖帖睦爾

於江陵

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於上都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九月懷王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天歷

冬十月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

走逾王脫脫死之

帝不知所終

十二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琜於漠北

明宗皇帝

諱和世琜武宗長子在位半年

已天歷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琜稱帝於和寧之北夏四月周王以燕帖木兒爲太師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上周
王周王嘉其功以爲太師復諭曰凡京
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燕帖木
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
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
居之帝然其言以武宗舊臣哈八兒禿
爲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
事孛羅爲御史大夫是日宴諸王大臣
於行殿帝曰太祖嘗訓勅臣下云美色
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卽能
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
此乎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
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
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

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理一聽舉劾
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秋七月西
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有行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
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疾卒
關中之民如失父母至順間
追贈平章事瀕國公諡文忠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
見庚寅王暴卒巳亥圖帖睦爾復襲位於

上都冬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爲帝師

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學士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文宗皇帝

諱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在位五年

庚午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

爲鄆王秋閏七月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

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曾子鄆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

辛未二年夏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

諡文正

澄著書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正皇極經世書大戴記等書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

壬申三年秋七月帝崩於上都冬十月酈王
懿璘質班即位

王明宗第二子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
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年甫七
歲百司庶務咸
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酈王薨在位二十五年
七歲廟號寧宗

順皇帝諱妥懽帖睦爾明宗
長子在位三十六年

癸酉元統元年夏六月妥懽帖睦爾即位於

上都

寧宗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吾子尚幼，委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禮當立，乃命迎帝於靜江。至京議之，久不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

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

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

通鑑纂要卷之八
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
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

甲戌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
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乙亥至元元年夏六月唐其勢反伏誅

時撒敦已死其子唐其勢代爲左丞相
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
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
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或發其謀唐

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

秋七月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

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壬午伯顏弑之於開平民舍

丑丁三年春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禁民間麒麟鸞鳳
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
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
尋禁娼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諡文懿

初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
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醎頗
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
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
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
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篤於孝友
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

山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其教人至誠諄悉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利義之所由分也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

庚辰六年春二月伯顏有罪黜爲河南行省

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

伯顏旣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

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及伯顏矯詔殺郊王徹徹篤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

不花威順王寬徹普花不俟命卽遣之
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
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
顏入朝擒之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
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
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與
世傑班阿魯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
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
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
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滙入草詔數伯
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
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
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
曾見子殺父惟聞以臣弑君伯顏俛首

有慚色。旣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於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憮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

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
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
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
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
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於
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子出居遐陬
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孀不答失里怙
其勢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
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永惟鞠育
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
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
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
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
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

御史崔敬言文宗旣撤廟主嬪母亦削
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
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
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
義當矜憫伏願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
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
東安州燕帖古
思遇害於中道

冬十月以脫脫爲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爲

左丞相

辛巳至正元年春正月奎章閣學士巉巉勸

帝務學

帝啟觀古名畫。嚙嚙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嚙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身辱國破。皆由其不能爲君也。能爲君。則他非所尙也。

癸未三年春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官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

金鑑卷八

起巖歐陽立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
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
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
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
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
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
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
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
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
發凡舉例論讚表奏多立屬筆焉

冬十二月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

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稱疾固辭旣又徵處士完者圖執

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甲申四年夏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爲右丞相

時議除一人爲刑部尙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尙書詳議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

者爲其爲治
有體如此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
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
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
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
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
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
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
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
不可使天下有無
親之吏議遂寢

丁亥七年冬十一月沿江兵起十二月詔選

臺閣名臣出爲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故有是命

戊子八年夏五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

集卒

集學問博洽而究極本原早歲與弟槃

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

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

壁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

己丑九年春正月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鰭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辛卯十一年夏四月詔修河防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

黃河決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

於黃陵岡得石人一
眼而汝穎之兵起

五月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
等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癸
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
者樂城人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
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
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
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
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
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之武安

通鑑聖紀

三

惟福通黨盛攻破潁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攻陷徐州據之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冬十月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

壬辰十二年春正月定遠郭子興等兵起

子興見汝潁兵起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破濠州據之

秋八月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

癸巳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

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後降於元

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齊往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冬十

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

僧以運氣術媚帝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者猶華言大喜樂也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與老的沙八郎等十人俱號倚納秃魯帖木兒亦薦西番僧伽璘直於帝其僧善秘密法皆房中術也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

郭子興引兵入滁州稱王

甲午十四年夏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

睦爾兵敗

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冬十二月帝自製龍舟於內苑

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用五彩金漆船行則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二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

舞榭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
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
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

乙未十五年春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

帝

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後走安豐

夏六月明太祖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

路

時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太祖避兵濠城
收納英賢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

和陽馮國用與弟國勝率所部來歸因問以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先拔金陵定鼎然後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於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遂率國用徐達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拔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耆儒陶安李集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

通鑑纂要

三

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丙申十六年春三月明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方國珍降于元

丁酉十七年秋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

薄書像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集鄉兵降于徐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文俊死玉珍隨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戊戌十八年冬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

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

通鑑纂要卷八

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
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太祖旣
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集諸將諭之曰
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
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
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烈則人必
遁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
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

己亥十九年春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溫台

慶元三郡附於明太祖

先是太祖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
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

嚴明所向莫敵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闢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闢而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秋九月明太祖兵取衢處州

太祖克處州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
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
之至建康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
命有司卽於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
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冬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

都江州自稱漢王

明年五月弒壽輝
稱帝改元大義

庚子二十年春三月元復以搠思監爲右丞

相

初元以搆思監爲右丞相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御史赤不花劾奏免之至是復相與宦者朴不花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辛丑二十一年秋八月明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陳友諒走武昌

壬寅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

月自稱隴蜀王明年稱帝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通鑑纂要卷之

通鑑纂要卷之

三

癸卯二十三年春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
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明太祖帥兵擊
走之秋七月漢主陳友諒圍洪都明太祖
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
理立

友諒作大艦空國來攻洪都守將朱文
正遣使告急太祖親帥諸將赴援遇於
鄱陽湖之康郎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
擊敗其前軍明日諸將接戰至晡東北

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友諒冒死突出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旣而太祖復進兵圍之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

甲辰二十四年春正月明太祖建國號曰吳

二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平

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卽吳王位建百司官屬太祖以武

金鑑卷之

三

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理率張定邊詣軍門降。太祖憐之，諭慰陳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封理爲歸德侯。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旣富豈可驕？旣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卽命毀之。

三月元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夏四月，孛羅帖木兒舉兵。

犯闕殺右丞相搆思監太子出奔

初搆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搆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

通鑑卷一百一

三

詔命調遣皆搆思監所爲非出帝意遂
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
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率
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禿堅兵至
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使達
達國師卽其軍問故以必得搆思監朴
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
之遂復孛羅官爵卽太保仍守禦大同
乙巳二十五年春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孛
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調兵拒戰大敗秋
七月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

皆伏誅

丙午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

嗣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五月明太祖求遺書

謂侍臣詹同等曰漢武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有功於後世吾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冬十二月僞宋主韓林兒卒

丁未二十七年春三月明太祖定文武科取

士之法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

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秋九月明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

冬十月明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

令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瓚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

律令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
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
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卿等宜盡
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
等面議斟酌之又謂臺憲官曰紀綱法
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
在臺憲爾等執法少有偏曲則紀綱法
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
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
臣之徒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
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旣而劉基高翼以所定戊申歷來上遂
命頒行之

明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太祖兵徇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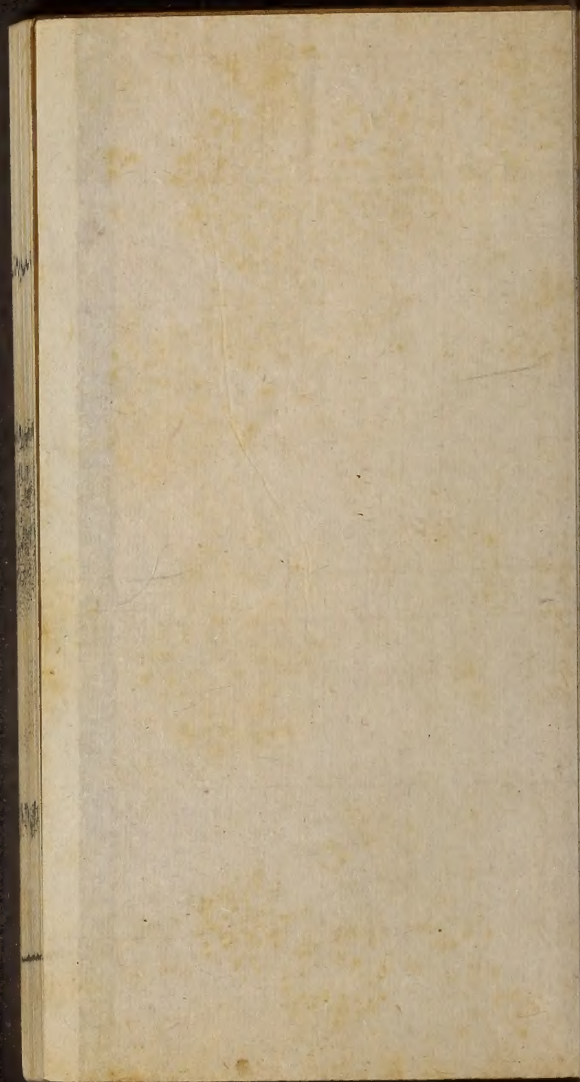
東郡縣皆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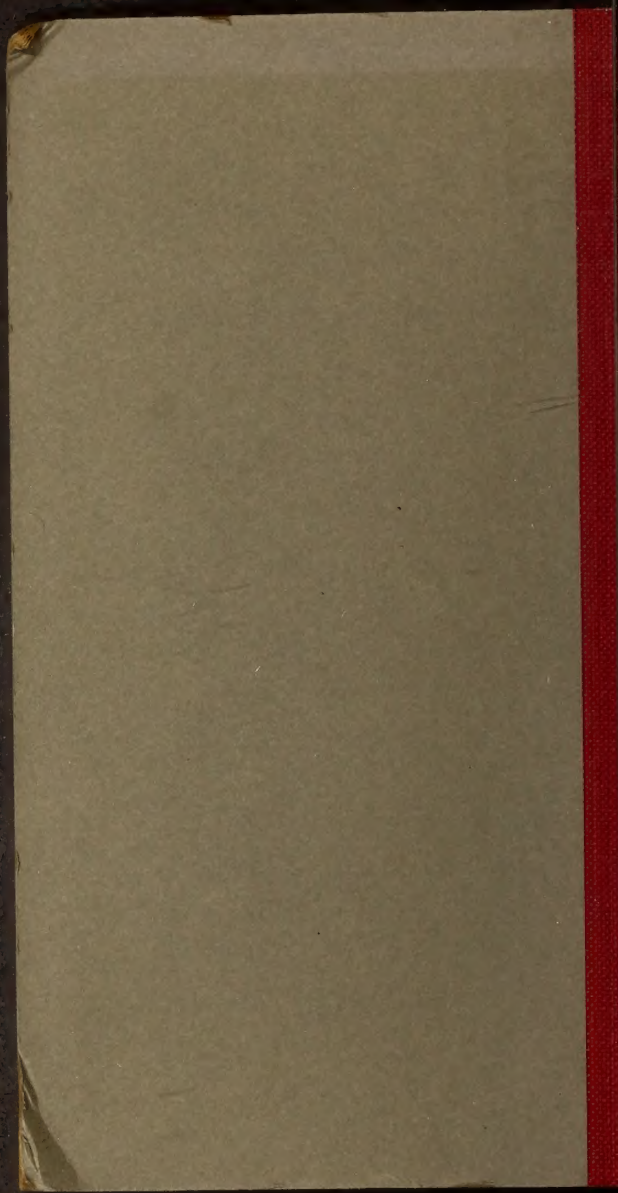
山東既定。明年徐達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列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通鑑肇要卷八

通鑑肇要卷八

四





通鑑
綱目
手要

DS

735

A2Y36

1761

v.17-

18